

天台宗佛学三要之三

■ 曾其海 著

摩訶止觀

论要

宗教文化出版社



天台宗佛学三要之三

■曾其海 著

摩訶止觀

论要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诃止观论要/曾其海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7

(天台宗佛学三要;3)

ISBN 978-7-80254-284-6

I. ①摩… II. ①曾…② III. ①天台宗-研究 IV. ①B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6697号

《摩诃止观》论要

曾其海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袁珂

版式设计: 陶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600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84-6

定 价: 60.00元(全三册)

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黄心川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民族化的第一个宗派。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中国人接受、消化的阶段,到了南北朝时,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在南方是重义理,以研讨佛学为其特色,于是出现了带有义学研究的佛教学派。在北方是重实践,以打坐行禅为其特色,于是出现了带有禅学实践的禅修一系。虽然这地域不同的风格,使得中国佛教竞相发出异彩,但是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取得了一个飞跃,为后出的唐代鼎盛期的佛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朝末年与隋朝初年,在中国历史上正处于由天下分治走向统一的时期。南方陈朝的懦弱与奢靡,北方的强悍与抱负,最终促成了北方的隋朝统一了南方,中国开始走向隋唐盛世的统一时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佛教界内部也开始自励革新,中国佛教在统一的平台上呼唤着新的时代到来,其标志就是天台宗的崛起,中国佛教开始走向创宗立派的时代。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智者大师。智者是一位具有大智慧与胸怀大志的僧人,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知书达理的学者,还是一位有修有证的禅师。智者大师创立天台一宗,在外学方面吸收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巧妙地运用到佛家的理论之中,开创了三教合一思潮的新风。在内学方面他糅合了南朝重义理,北朝重实践的特点,将不同地域的佛教文化融于一炉,中国佛教开始走上新的坦途。由于智者大师推动了中国佛教的新潮,中国佛教的民族特点愈加明显,所以我们称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民族化的第一个宗派,而这个宗派



的特色不仅在于它的命名,更重要是在于它对印度佛教理论吸收与中国化的民族解释。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天台宗的宗经,这是一部流传甚广的印度大乘佛教的经典。目前《法华经》梵文的抄本还大量保存着,约有40余部,大致可分为尼泊尔系、克什米尔系、中亚系和西藏系。克什米尔系的写本大致为5-6世纪所作,尼泊尔系为10世纪以后所作,我国新疆喀什等地发现的写本,从字体上看,均为5-6世纪所作,西藏系出现的时间较迟。《法华经》是大乘初期运动中的晚出的一部。它通过哲学的思辨和日常通俗生活的实践宣传“三乘归一”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思想,力图调和大小乘的矛盾,这部经概括了大乘佛教的各种思想,信仰和实践(包括观音信仰、普贤信仰、咒句(陀罗尼)信仰和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等),具有大乘佛教的各种特征,因此在南亚次大陆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佛籍,被称为“大乘九宝”中的一宝。在中国,以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影响最大。《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仅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

智者大师选择此经作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这与他本人的学习和理解佛教有重要的关系。《法华经》的理论特点在于“会三归一”,亦即《法华经·方便品》中所曰:“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三”是“三乘”,指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一”是指“一佛乘”。其中心思想是说要将三乘归为一乘,也就是说,要将不同时期的佛教学说整合为一种,以“一实相说”来概括所有的佛说,以此来判别和显示《法华经》所说的佛法为最高。智者大师本着这种根本精神,将法华思想作为天台宗的宗经,正是表明了南北朝以来纷纭的印中佛教思想正在走向统一时代的反映,其思潮也在这一时代中得到了重新整合之趋势。

虽然智者大师研习《法华经》,推崇《法华经》,但是他并不是唯经是说,相反他是在立意法华思想的基础上,而有所创新与发挥,于

是他口述了《妙法莲华经玄义》和《妙法莲华经文句》，以及《摩诃止观》之“天台三大部”。此三大部由于体系缜密，有修有证，成为天台宗所依的根本经典，并且构成了天台宗思想的基础与理论体系，为后来者所尊崇与研习。

天台理论体系庞大，经典众多，且立意既深，涉猎甚广。对学习者来说，面对浩瀚典籍和广大学说，要想进入堂奥，取得真谛，远非一时易事。虽然历代不断有人在整理天台知识，撰述纲要与注疏，然而要把它全面述出，把握体系，层层递进，既反映出它的理论基础与特点，又强调它的修为，以及经典的统一性，这就需要有有心人而为之了。台州学院的曾其海教授积几十年之功力，深入慧海，上下求索，最终撰成《天台宗基础佛典提要》、《法华经天台宗会议辑要》和《摩诃止观论要》（简称“天台佛学三要”）三书，为进一步学习与掌握天台知识提供了入门的途径。

曾其海教授是台州人氏，长期生活在台州地区，担任台州学院哲学系教授数十年。他致力天台宗学的研究，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撰写过多篇研究天台宗文章，出版过天台学学术专著，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学术心得。曾其海教授根据天台学的基本特点，将天台宗的知识与研究分类整理出版，给欲了解天台宗与研究天台宗的人提供了基础知识，为学习者提供了方便，减少了很多重复的劳动。特别是曾教授根据长期的教学经验，注重由浅入深和整体教学的效果，根据哲学和逻辑思维，把“天台佛学三要”织成了一套“在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佛教的共性到《法华经》的个性，再到《摩诃止观》的天台宗特色。外延由大到小，内涵从浅到深”特色著作，给学习天台学的人指出了递进之路，指引来者，功莫大焉。

是为序。

2010年元月15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序

《天台宗基础佛典提要》、《法华经天台宗会义辑要》和《摩诃止观论要》(简称“天台宗佛学三要”),是三部既相互独立,又层层递进,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整体。

天台宗虽然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但它毕竟源于印度佛教,并且它自陈隋建立至唐宋元明清多有发展变化。今天的人们要学习、研究天台宗,得有个佛典基础,这里既有印度的佛教经典,也有中国历代学者对佛经的论疏、发挥等要籍。按照天台九祖荆溪湛然在《止观义例》(《大正藏》卷三三)中所说:“故知一家教门,远禀佛经,复与大士,宛如符契。况所用义旨,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观心为经,诸法为纬,组成部帙,不与他同。”《天台宗基础佛典提要》的书目大体上是按湛然这一判断挑选的。湛然的“复与大士,宛若符契”中的“大士”,指齐梁时代的傅翕,他与宝志人称梁代二大士。他的许多说法与天台宗相符契(如“实相平等”、“烦恼菩提,不一不异”等)。关于傅大士的著作这里不选,因为傅大士思想虽与天台符契,但毕竟无渊源关系(详见《续高僧传》,该书“傅翕”作“傅弘”)。本书挑选的书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以《法华》为宗骨”。天台宗以《法华经》立宗,故又称法华宗。本书选入了《法华经》,以及天台宗各时代的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如智顛的《摩诃止观》、湛然的《金刚錍》、知礼的《十不二门指要钞》、智旭的《周易禅解》等。第二,“以《智论》为指南”。《智论》即《大智度论》,该书为龙树所作。天台宗的传承,以龙树为初祖(又称高祖、西土第一祖)。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顓在其《摩诃止观》中有“验知龙树为高祖师也”之说。在同书中并提到《大智度论》中的“三是偈”(又叫“三谛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或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思想为天台宗所继承。诚实,天台宗的“三谛”、“三观”等思想与其确有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龙树的另一部著作《中论》也被选入,该书的旨趣与《大智度论》相同,都是阐发《大品般若》的,其中的“八不”(不生亦不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不常亦不断)对天台宗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以《大品》为观法”。龙树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围绕《大品般若经》展开的:他的《大智度论》是解释《大品》文句的;《中论》是站在《大品》的立场上对治佛家内部各派学说的;《十二门论》是《大智度论》与《中论》的提要之作,这“三论”构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龙树的“中观般若”思想体系通过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影响于天台宗(佛教史称“关河旧说”)。所以把僧肇的《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也选入。僧肇是罗什的高足,他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并以中国文化元素加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同理选入的还有吉藏的《三论玄义》,吉藏是龙树最忠实的“三论”继承者,也是中国三论宗的创始人。同时还选入了同属“般若类”的部分译本《金刚经》、《心经》,这二经虽文字不多,但影响极大,一直学界认为是《大品般若》的提要之作,核心所在。第四,“以《大经》为扶疏”。《大经》指《大涅槃经》,《般若》主空,侧重于认识论;《涅槃》主有,侧重于佛性。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因为佛性不能空,否则走向自我否定。所以本书选了《大涅槃经》。第五,“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这便是选其他经论的依据,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

天台宗虽依《法华经》立宗,不谙《法华经》,莫谈天台宗。但阐释《法华经》并非天台一家独有,唯识宗、三论宗各大师也都有阐释该经的著作存世。然而,以天台独特的思维模式、以天台独有的诠释方式、以富有思辨哲理的思想命题来阐释《法华经》,却是独树一帜的。天台阐释《法华经》这一套方式方法,正如章安灌顶在《摩诃止

观》缘起部分所说的,是“朗然独照”,使“众义冷然”。确实是其他各家所不及的,成为佛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譬如:天台的智顓在其《法华玄义》(十卷,或作十二卷)中,以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五重玄义组织该书,并以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七科,通解五重玄义。又如:智顓在其《法华文句》(十卷,或作二十卷)中,将二十八品的《法华经》判释为本、迹二门。以前十四品为如来迹门说法,它的宗旨是“开权显实”开三乘之权而显一乘之实)。以后十四品为如来本门说法,它宗旨是“开近显远”,释明释迦牟尼佛是从远在三千尘点劫以前久远实成的本地本佛垂迹。该书中,他独创一家所有的四种诠释:一因缘释、二约教释、三本迹释、四观心释。其中的因缘释是以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等“四悉檀”为因缘来诠释法义。在天台宗的发展链条上,各个时代的天台大家对《法华经》又各有阐释,从梁陈的慧思到陈隋的智顓,从中唐的湛然到宋代的知礼,再到明代佛教四大家之一的智旭,都有阐释《法华经》的著作存世。慧思著有《法华安乐行义》,智顓著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湛然有《法华文句记》、《法华玄义释签》等等。为了后人学习、研究天台宗的方便,智旭把天台宗各大师对《法华经》的阐释(尤其是智顓、湛然对《法华》的阐释),加以融会贯通,写成《妙法莲华经台宗会义》一书。应该说,《会义》基本上保留了天台宗阐释《法华经》特有的思维模式、诠释方式、思想理论命题等天台特色,并熔各家于一炉,集天台阐释《法华》之大成。但今天的人们去读它,虽有“一册纵贯千年”的方便,总觉得文章冗长繁复,语言晦涩难懂,没有标点符号,歧义丛生等。针对以上情况,本人首先对它作了校点,标上各种标点符号;其次是删去重复套叠部分,使其清晰明了;再次是语言上作了白话式译写,易于令人阅读;最后把书名定为《法华经天台宗会义辑要》。

如果说《天台宗基础佛典提要》是把握佛教的共性,则《法华经天台宗会义辑要》是把握天台宗的个性,而《摩诃止观论要》乃是天台宗佛学核心所在。《摩诃止观》位“天台三大部”之首,它不是对前



人著作的论疏、注释,而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心悟体会,是天台宗特色所在:天台宗独树一帜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六即果位”等思想命题都出自这里。该书由缘起和正说两部分组成;缘起部分叙说了圆顿止观法门的师资传承及思想渊源。正说部分开作十章,依次分别为:大意、释名、体相、摄法、偏圆、方便、正观、果报、起教、旨归(简称“十广”)。十广的第一大意章,把以下九章概括为: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简称“五略”)。《摩诃止观论要》就是按照这个框架结构展开论述的。

总之,这三本书内在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的内在关系,从佛教的共性到《法华经》的个性,再到《摩诃止观》的天台宗特色。外延从大到小,内涵从浅到深,按这样的逻辑顺序去学习、研究天台宗佛学,是完全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印度佛学专家黄心川公,我与他在研究天台宗佛教中结缘。黄公的学者风度,长者风范,对待后学的那种“青山不问兴衰事,依旧坎坷送路人”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心中的楷模。在我的“天台佛学三要”出版之际,又欣然为“三要”作序,精神可鉴。“三要”的出版,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研究员的真诚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曾其海

于浙江台州学院天台宗佛学研究所

2010年春

说 明

智顓(538—598年)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论(疏)著,学界素有“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天台五小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无量寿经疏》)之称。《摩诃止观》居“天台三大部”之首,是智顓晚年圆熟思想的记录(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在荆州玉泉寺说出,由弟子章安灌顶笔录成书)。独树一帜的天台佛学思想命题(诸如一念三千、一心三观、圆融三谛、性真实相、止观并重等)都在该书中提出,所以学界都把《摩诃止观》视为天台宗最具特色的代表作。长期以来,研究天台宗的学者及著作不少,但专门研究《摩诃止观》的学者和著作,却不多见。出于以上原因,本人尝试写《〈摩诃止观〉论要》,既希望《论要》对研究天台宗有所裨益和参考作用,也希望对《摩诃止观》的研究有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有更多的学者研究它,期待有更多的《摩诃止观》研究成果出版。

为了便于阅读,有必要对《〈摩诃止观〉论要》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摩诃止观》一书的版本,采用台湾台南市和裕出版社1993年9月版的版本。

二、《〈摩诃止观〉论要》采用的章节体例,按智顓本人的“五略十广”布局:即全书开作十章,依次为大意、释名、体相、摄法、偏圆、方便、正观、果报、起教、旨归。其中的第一章大意,把以下九章概括为发大心、修大行、裂大网、归大处五部分,简称“五略”。由于智顓对《摩诃止观》名开十章,内容只布七章,后三章果报、起教、旨归空缺。



所以《〈摩诃止观〉论要》根据智顛的七章内容,再把灌顶略说《摩诃止观》的缘起开列一章,合为八章。而把最后三章的果报、起教、旨归的内容放到第一大意章的“五略”中的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中简述。

三、内容上,顾名思义只择其要而论之。即择独具天台特色的思想理论、命题而加以论述。但由于各章要点很不相同,因此各章论述的字数也差距甚大。如第二大意章的“修大行”部分和第八正观章部分就字数特多。

四、引文,本书的引文采用两种字体,即黑体字和异体字。黑体字引文一般都放在章节的前面部分,表明这一章节要论述的重点。黑体字引文均引自《摩诃止观》本章节,所以不再标注出处。异体字(相对于文本的行文字体)引文又分两种,一种是《摩诃止观》一书以外的引文(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大智度论》等引文),都一一标明出处。另一种是引自《摩诃止观》一书的引文,由于论述的需要,章节上下交错引用,这一类引文就不再标注出处,即引自《摩诃止观》一书。

总之,写《〈摩诃止观〉论要》一书是尝试性的工作,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曾其海

于浙江台州学院天台宗佛学研究所

2008年春

目 录

总 序	黄心川 (1)
序	(1)
说 明	(1)
第一章 缘 起	(1)
第一节 说主、说时、说处	(1)
第二节 金口传承	(3)
第三节 今师相承	(5)
第二章 大 意	(23)
第一节 发大心	(23)
第二节 修大行	(30)
第三节 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	(76)
第三章 释 名	(79)
第一节 相待止观、绝待止观	(79)
第二节 会异、通三德	(81)
第三节 天台止观法门	(92)
第四章 体 相	(102)
第一节 教相	(102)
第二节 眼智	(104)
第三节 境界、得失	(105)



第五章 摄法	(107)
第一节 摄一切理、摄一切智	(107)
第二节 摄一切智、摄一切行	(107)
第三节 摄一切位、摄一切教	(108)
第六章 偏圆	(109)
第一节 大小、半满	(109)
第二节 偏圆、渐顿	(110)
第三节 权实	(111)
第七章 方便	(113)
第一节 具五缘	(114)
第二节 呵五欲	(116)
第三节 弃五盖	(117)
第四节 调五事	(119)
第五节 行五法	(121)
第八章 正观	(123)
第一节 十乘观法	(123)
第二节 一心三观	(129)
第三节 圆融三谛	(143)
第四节 一念三千	(149)
第五节 性具实相	(156)
附录	
一、智顗“三·一”思维结构模式	(161)
二、“一念三千”是“思维与存在同一”命题	(167)
三、天台佛学中的现象学色彩	(173)

第一章 缘起

《摩诃止观》(又称《圆顿止观》、《大止观》),十卷(或作二十卷),天台宗开祖智顓大师,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四月二十六日起,在荆州玉泉寺,一夏九旬间朝暮二时讲出,弟子章安灌顶笔录成书。

《摩诃止观》全书分作序分、正说分两部分:序分是记录者章安灌顶略说本书的缘起;正说分是智顓讲说圆顿止观法门的记录。

“缘起”部分,有两个要点:一是叙说本书的说主、说时、说处及其概况;二是叙说关于圆顿止观法门的师资传承,其中又分作“金口传承”和“今师传承”两种。金口相承指远从佛世尊经过迦叶、阿难、商那和修乃至马鸣、龙树、提婆等脉脉相传,至第二十四世师子遇害而法统绝。今师相承是指北齐时代(公元550~577)的慧文禅师,依龙树《大智度论》及《中论》的偈文,悟入空、假、中三谛圆融之理,由此构成一心三观的禅法。后来把这个法门传授给南岳慧思,慧思把它与《法华经》相结合而构成他的实相论,双弘定慧二门。智顓师事慧思,传授渐次、不定、圆顿三种止观,其中《摩诃止观》便是发挥他自己的观行体系,显示圆顿止观法门的深旨。



第一节 说主、说时、说处

止观明静,前代未闻。智者大隋开皇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于荆州玉泉寺一夏敷扬,二时慈霏。虽乐说不穷,才至见境。

智顓(公元538~597),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

昌),后迁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父陈起祖,为梁时大官。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到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二十三岁到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学禅法,修法华三昧。陈光大元年(公元567),学成,去金陵讲《法华经》等,并传播禅法,博得朝野敬仰。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入天台山建草庵。后应陈后主(公元582~589在位)诏请,回金陵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论》、《法华经》等。陈朝灭后,智顓游化于荆州、湘州,并往庐山讲经说法。

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岁末,智顓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故乡江陵。此时此境,五十五岁的智顓感慨万千。江陵的官民道俗,听说智者大师返回故里,扶老携幼,出城相迎。当时的情境,灌顶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这样写道:

既值便风,朝发夕还,而渚宫(江陵别称。因春秋时楚成王在江陵城内建渚宫,后世遂以渚宫指称江陵)道俗,延颈候望,扶老携幼,相趋戒场,垂黑戴白,云屯讲座,听众五十余人(《续高僧传·智顓传》谓“戒场讲坐众将及万”),旋乡答地,荆襄未闻。

在荆州,智顓率众挂锡于离江陵不远的当阳县玉泉山覆船山寺。玉泉山形似覆舟,又名“覆船山”,山上建有“覆船山寺”(南朝萧梁时普净和尚所建)。智顓入寺后,慕名而来的僧徒剧增,原寺日显狭促,智顓便率僧众扩建寺院。开皇十三年(公元593)春末夏初,寺院已建成。智顓遣使僧智邃前往京师,奉书文帝及晋王,献“玉泉伽蓝图”,请敕寺名。七月,智邃奉诏从京师还,蒙文帝敕赐寺额,名“一音寺”,后改名“玉泉寺”。

为报乡恩,智顓打算在玉泉寺大弘佛法。开皇十三年四月,智顓在玉泉寺登狮子座为荆州道俗开讲《法华经》的玄妙义理,玄义《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在佛学史上留下了“九句谈妙”的佳话。门人章安灌顶把老师的讲述记录下来,整理成册,作《法华玄义》(十卷)。



同年八月十日，因菩萨戒弟子陈子秀代表荆州道俗致书智顓，请智顓继续宣讲《法华经》。智顓应邀，根据《法华经》经文的品章次第，作了引经据典的逐字逐句的解释。门人灌顶把老师的讲述记录下来，整理成十卷的《法华文句》

次年，即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四月，智顓应荆州僧俗之请，在玉泉寺再讲圆顿止观法门，一夏九旬间朝暮二时讲出，这便是灌顶讲的“一夏敷扬，二时慈霑”。智顓的讲述，由灌顶记录，整理成十卷（或作二十卷）的《圆顿止观》通称《摩诃止观》（或《大止观》）。

《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合称“天台三大部”。如果说《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是智顓以高迈的见解、独特的议论（五重玄义：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对《法华经》进行玄义和注释的话，那么《摩诃止观》则是智顓对天台宗佛学体系的建构和创新，在《摩诃止观》中，智顓提出了一系列天台独具的思想和理论命题，诸如：止观并重、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性具实相、六即果位等等。智顓提出的这些理论命题和由此建构的天台宗一家法门，既标志天台宗佛学理论的圆熟，也标志中国佛教宗派的诞生。这便是灌顶说的“前代未闻”。

第二节 金口传承

然挹流寻源，闻香讨根。论曰：我行无师保。经云：受蒞于定光。书言，生知者上学而次。良法门浩妙，为天真独朗，为从蓝而青，行人若闻付法藏，则识宗元。大觉世尊积劫行满，涉六年以伏见，举一指而降魔。始鹿苑，中鹭头，后鹤林，法付大迦叶。迦叶八分舍利，结集三藏，法付阿难。阿难河中入风三昧，四派其身，法付商那和修。修手雨甘露，现五百法门，法付毘多。多在俗得三果，受戒得四果，法付提迦多。多登坛得初果，三羯磨得四果，法付弥遮迦。迦付驮难提。提付佛驮蜜多。多授王三归，降伏算者，法付肋比丘。比丘出胎发白，手放光取经，法付富那奢。奢论胜马鸣剃发为弟子。鸣造赖吒和